

春节一过,我又从北京到了斯图加特。这次主要是和我的德文合作者丙虎先生一起翻译策兰。近年来,我又新译了一百多首策兰的诗,需要和丙虎一起依据原文和一些研究资料对这些译文进行校正并加注。这个翻译项目再次得到了 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姑且译为“孤堡学院”)的支持。我曾于1997年秋至1998年早春在这里住了半年,并写下了长诗《回答》等,现在,我又回到了这个位于斯图加特郊外的古堡。这次我住在二楼43号工作室,而十年前住的是42号。好嘛,我想,我现在是与过去的那个自己为邻。

让我欣喜的是,我又来到一片诗的土地上。站在古堡所处的山坡上眺望,远处那一片片美丽的山川、森林和城镇历历在目。想一想也真令人惊异:有四位诗人和哲人——席勒、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均出生于方圆不出四十公里的这一带。而且古堡本身,席勒早年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当时它为符腾堡王国的军事学院),并在严格的训练之余开始偷偷地写诗。

因此,这次来我要多看看。我最想看到的是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劳芬以及他三岁后所生活的努廷根(至于图宾根的那座“疯诗人之屋”及诗人墓地,我在多年前已访问过)。我要去体会这样的家乡或故土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在荷尔德林那一批传世的颂歌里,那可是一片神示的土地啊。

古老的小城劳芬。那巍然耸立的大教堂和古堡,那从山谷间清澈流过的河流,那漫山遍野的葡萄园,远远一看就让人喜不自禁。我想我可以想象了,正

是在那里,一个幼小的灵魂展开了对“永恒的澄明”最初的张望……

但临到荷尔德林出生的房子时,我却多少有些难以置信:涅卡河流经劳芬时流量陡然变大,遂分成两支,其中一支在向左拐时,正冲着荷尔德林的家门!我真不知这是怎样一种“风水”!是涅卡在呼唤它未来的歌声呢,还是要把他无情卷走?诗人在后来的发疯是不是和这也有一些关系呢?我真不知该如何想象了。

诗人和哲人之乡

王家新

我所知道的是,这位大地之子,有着被赋予的爱,也有着被赋予的痛苦。荷尔德林两岁时即丧父,在离诗人故居不远的古老小修道院(它现在成了一个纪念馆),我看到了诗人父母的画像。身为修道院主管的父亲不苟言笑,母亲也显得相当严厉。父亲病逝一年后,母亲再嫁努廷根的镇长。好在继父对他很疼爱,努廷根那美丽的山水风物(它同样处在涅卡河畔)也向幼年的诗人张开了温暖、神奇的怀抱——荷尔德林后来就在诗中这样动情地追忆“我在神的怀抱里长大”(《当我还是年少时》)。

然而不幸仍接踵而来,就在荷尔德林9岁时,继父病故,在这之后,他4岁的小妹妹也夭折了。从此,那

种“孤儿”之感便更深深地纠缠着他。家道的破落,使母亲对他的管教也更苛刻了。在母亲的要求下,荷尔德林在当地的拉丁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努廷根附近的修道院苦读,几年后又到了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正是在那里他和黑格尔、谢林成为同学)。从努廷根到图宾根只有30多公里,在通向学院的路口我停住了。我不禁一再朝着从图宾根来的方向眺望,好像一个痴痴痴痴的诗人随时会从前面的路上回来似的!

诗人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努廷根,是在1802年;他突然从他做家庭教师的法国波尔多地区徒步回来,精神已因他在法兰克福的情人的死讯受到致命重创。而他的母亲已很难接受这个疯子了,曾让人把他赶出家门。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星星点点的“故事”。我们已无从知道那背后的秘密。在访问过诗人故居及大教堂旁边的拉丁学校后,我和丙虎顺着那磨得坑坑洼洼、在雪中像铜镜一样反光的石头路,来到了市政厅斜对面的一栋房子,它为荷尔德林的母亲晚年所租住,现在是一家小旅馆兼咖啡店。在那里专门设有“荷尔德林屋”、“默里克屋”(默里克为比荷尔德林晚一辈的诗人,曾在努廷根做过牧师),当我们坐在那里准备享用“荷尔德林早餐”,当一小筐刚烤好的小面包摆上来时,我突然想到了策兰的一个词:疯痴!

一只疯痴?是的。也许,这就是这两位诗人之间最神秘的渊源。



其命唯新 李夏荣



故乡清梦

潘真

唐乾元元年(758),时任左拾遗之诗人杜甫,因替同僚房琯辩护触怒了唐肃宗李亨,从左拾遗贬为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司功参军。距华州城三公里处有个西溪,西溪是秦岭峪水蓄成的湖泊,湖周荷塘飘香,稻黍满畹,湖中波光山影渔歌唱晚,迷人的“西溪夜月”早在明代就是华州八景之一。这一迷人的胜景,便成了杜甫排解郁闷的大好去处。

文史杂谈

杜甫华州辞官

夏吟

一向为人民代言的杜甫,虽已被贬,但仍为黑暗势力所不容,还暗暗向他放冷箭,这使他非常绝望,对官场的腐败忍无可忍,对仕途完全失去信心。乾元二年七月,他再次来到西溪游春亭上,愤然挥草书《立秋后题》诗云:“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昏。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诗后终于告别了华州西溪,辞官而去。

杜甫经常沿溪独行,登高望远,溪上鸥鹭使他联想到猛禽鸷鹰,从而发出“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物端”的感叹;溪边或卧或饮的水牛又使他想起遗弃东郊的战马。“自伤贬官而作”(《瘦马行》):“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鸟啄疮。”以寄托对战马的情怀。他光顾岸边游春亭,静坐深思,即兴写出《题郑县亭子》诗:“郑县亭子润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临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看来,西溪景色虽美,但也难遮掩杜甫遭受的愤懑。浩浩清幽的湖水陶冶性情,冷却了杜甫以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望。被贬华州,远离了皇帝,使他真正走向人民大众。他接近百姓,体察民情,写出《进兴戎寇状》和《试进士策问》,表达了他休养生息治邦安民的拳拳之心。

力方钧,中国“后89新艺术潮流”最重要的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四大金刚”之一,世界艺术圈标志人物,他所创造的“光头泼皮”形象作为一种经典语符,成就了“玩世现实主义”的独特话语方式,是国内身价最高的画家之一。而同时,他还经营着他的“茶马古道”和“岳麓山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方力钧”也是一个灼热的现象,更是一个艺术标志和一种成功的方式,是他经营艺术二十多年来最成功的品牌。方力钧这三个

新书架

《像野狗一样生存》

刘文莉

字,在艺术学术圈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泼皮文化”、“叛逆”、“新物种”……本书客观地记录了方力钧的艺术态度、艺术立场、工作方法、思维方式、处世原则等,并附有他的多幅油画、版画、素描、雕塑等作品照片,后附艺术家简历及生活、工作、出访交流照片,表现了这个性格复杂又单纯、身份多重又单一的“真生命”。

他说自己是“lucky 鸡”,“艺术界的劳模”,他以独立性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认为“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是很大的褒奖”;他已经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全面的解放”,所以他在开拓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哲学空间。他说他“喜欢复杂的动机”,但认为“视觉艺术不能过度依赖眼睛”,所有创作只是“为寻找更合适的语言方式”,所有作品都是表现和处理“关系”,所以,他“愿意以一种更轻松、更美好的方式来表达”。

我对自已说:就这样吧,以后再也不要结婚了。

我必须承认,在经商和投资方面,我的确没有什么天赋,后天又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在上面,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随波逐流,率性而为。一旦兴之所至,或者心血来潮,挥霍出去大把钞票是常有的事。当然,这些说的都是1997年以前。

《上海滩》演完之后,我差不多算是一夜成名,名利双收,激动之余,立马就购买了生平第一套房子,位于香港繁华地带的一处寓所,市价不菲。不过,买这套房子并不是用来投资的,而是为了改善家人的居住环境。毕竟我们在九龙的房子太小了,住得很拥挤,周围环境也不太好。

不过,有了第一套房产以后,我偶然听到别人在闲聊楼市的事情,这才有了买房保值意识,于是很快购置了第二套房产。到了1997年金融危机前夕,我已经持有5套房产,其中包括一套价值过亿的豪宅。同



东山旧梦

张兴华

直路碑,位于须水镇西5华里,310国道南侧,是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古时,开封通往洛阳两大古都唯一官大道经此。此处,在清同治年间以前无人居住,仅一座石碑上书“五里堡”三个大字,周围有临时饭铺,水果、杂货、茶水摊。来往行人走到这里临时歇脚。须水镇到五里堡官大路笔直无弯,再往西到荥阳路就弯弯曲曲

县令缺,一生也没有当上县令,其死后家境日趋没落。但这里有其大片土地,其四个儿子为了耕种方便,于清咸丰十三年(1874年)迁此定居。李家用一张姓长方,系张河村人,后来李家无钱付工钱,即以土地相抵,张家在此落户,比李家尚早五年,后来张家日益发达,认为李家场村名对张家有敬意,遂以村西河沟两行柳树生长旺盛茂盛密

郑州地理

趣谈中原区村名(四)

朱永忠

啦,所以人们称五里堡石碑为“直路碑”。周围土地系张寨张家所有,为耕种方便,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张寨张氏迁来一户在此定居,起村名小张庄,可是村名一直没有叫起来,因直路碑远近闻名,人们路过或来此地办事,往往都以石碑为标记,“到直路碑休息吧”,久而久之,直路碑代替了小张庄村名。

成荫,象征村民兴旺发达,征得李家同意,改村名为柳沟至今。该村除张、李姓外还有费、赵二姓。赵仙垌,位于须水镇东南隅边沿,西四环东侧,南邻二七区马寨镇。是须水镇管理的一个自然村。因赵氏最早在此挖土垌定居,故名“赵先垌”,年代无考,此村低洼、西北高亢,村南沟壑纵横,地势险峻,林木繁茂,杂草丛生,冬去春来则林花香四溢,景色宜人。后来该村赵姓无人,沙、王两家于明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定居。现发现有杨、马等七姓氏村庄,赵先垌被后人写成赵仙垌,这一字之改,是人们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过上神仙般的生活吧。

柳沟,位于须水镇南2华里,是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原名李家场,清同治年间(1862—1872年),须水村举人李振楠在此置买大片土地,并建有临时场院,供农忙时农工们在此耕种收割居住,人称李家场,李氏先祖坟墓也在这里,人们称之“官宅坟”。李举人候

变化。有趣的是,古代中国的手典《考工记》里也贯穿着四六观念,从“四合为良”到“国有六职”,莫不如此。这告诉我们,看待事物之美,要看到隐匿其中的永恒的数及永恒的形式。

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下,相同的数字也会具有不同的神圣化色彩。如数字“三”,在中国往往泛指“多”,再到“很多”的过程中实际上使“三”这个数字具有了神秘而又神圣的象征意义。如《老子》所说:“三生万物”,又如道教里尊奉的“三神”、“三光”等神秘说法。古罗马门教、印度教都供奉“三火”。古希腊罗马神话里也有很多“三联神”、“三女神”。佛教更有着“三世”、“三界”、“三乘”、“三藏”、“三千大千世界”等说法。基督教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被神圣化的数字还有很多。有的民族认为“七”是神圣的,有的民族则认为“十三”是神圣的,等等,数不胜数。

被神圣化的数字

王道清

数字除了计算功能外,在一定的宗教背景下,往往神圣化,神秘化。被神圣化的数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圣化数字”。

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甚至不同时代的背景下,不同的数字的象征意义及所包含的信念是不同的。譬如“四”,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指出,上帝造宇宙时,是靠形式和数字划分形状的。“火”是四面体,“空气”是八面体,“水”是十二面体,都是四的倍数;列维·布留尔说,四的神秘性可能与东西南北四方有关,神庙的四柱式也是如此。圣奥古斯丁提醒注意“六”,他认为一与二之比,是从三而起,因为一加二为三,但这三者加起来为六,六是“完全的数目”,它有三个因子,即六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其六分之一是一,三分之一是二,二分之一是三,而一二三的完成是六。上帝在六天之内完成了他的创造,并在第六天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人;再者,其中包含了六的无穷

我明白刘易阳的话,我公公对锦锦的愧疚,有朝一日可以变成一份自然、最真挚的爱。

开春时节,我和刘易阳终于租了里拔将军拔出来了一套房。月租二千五,到头来还是超出了预算。用人家中介小子的话说:“你们那要求,简直就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现在这套房子,基本上是等于天上掉下来张烙饼,要不要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那套房在北京城西,离“颂元”不远,步行二十分钟即到,虽离刘易阳的“绿野传媒”不远,但好歹有一趟公共汽车直达,也省得他再骑摩托了。小区不算新,但房子本身不旧,可见前几任房客们住得还算节俭。高层,总共十八楼,它位于第十二层。大小是将近六十平方米,老房型,阳面两间房,厅是个暗厅,家具电器齐全,七八成新,我和刘易阳商量着,就给锦锦买张新床也就凑活活了,至于我们俩,没什么好讲究的。

孙小婉和刘易阳的《自娱自乐》并不太成功,除了第一期的收视率达到了百分之六以外,后面的一期比一期低。“无聊无聊,你们这种没有大牌明星,只有一帮小老百姓在台上耍的节目,而且还是录播,不是直播,有人看才怪呢。”我跟刘易阳高声发表我的高见。刘易阳推摊手:“没办法啊,经费有限,一个月才两百多万。”

“那你的奖金是不是要泡汤了?”“我这个月是没多少了。”虽然,刘易阳的奖金又由多变少了,但我们还是搬出了刘家,过上了每个月平白白无故损失两千五百块钱的日子。搬家的前一天,我公公提议:“今天咱们去外边吃吧,也算是庆祝阳阳跟佳倩订婚。”我婆婆自己跳出来说:“你们去吧,小宝贝太小,没法出去,我家看着吧。”而我也拽着刘易阳的手投了反对票:“不用出去了,我在家里炒两个菜就行了。”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另有一番思量:为了庆祝租房而下馆子?这也太没出息了。

奶奶站在我这边:“嗯,就在家吃吧,我爱吃佳倩做的菜,以后吃不到喽。”我喜气洋洋去挽奶奶的胳膊,“我如今这手好厨艺,还多亏奶奶您当初的指教呢。”这个当初,自然是指我新婚那。那时,我怀着锦锦,为了防油烟而戴着口罩下厨房,奶奶还颇为不屑:“哪有那么多金贵?过去我们怀着孩子,也不得劈柴生火,养鸡喂猪。”一直以来,奶奶总挑剔我的手艺,嫌这调料搁得不足,那道火候太

大,饺子边儿太厚,包子面太紧,煮汤不勾欠,还有得最多的,切丝不够细,切丁不够方。终于,她眼瞅着我快要走飞了,也“爱”上了我做的菜。

我在厨房里驾轻就熟,刘易阳围在我左右给我打下手,嘴里还说着:“佳倩,你劳动的时候最美了。”我白了他一眼:“劳动人民的美最持久,等到我皮肤粗了,一头油烟,一手鱼腥的时候,你再夸我吧。”

奶奶,以及我的公婆通通围在锦锦的身边,看着她那因不熟练而憨态可掬的坐姿哈哈大笑。最近,奶奶已大幅度减少了提及别人家大胖小子的次数,同时也增加了游览我公婆房间的时间。至于我公公,虽说他还是三天两头往外跑,但至少,他在家的时候已乐于待在房间里,看着我婆婆跟锦锦说话似的。

我们搬家的那天是周日,总共四个箱子外加三个包,刘易阳买了辆车,把人家后备箱外加半张后排塞满了个满满当当,他坐在前面,我抱着锦锦坐在后排张后座上,这就算是搬家了。

在车上,锦锦一个劲儿哭,我满头大汗,一边给她拆包一边抱怨:“妈也真是的,给她穿这么多。”刘易阳并不向着我:“你别给她脱,一会儿冻着怎么办?”我也犹豫了:“这孩子也真是的,哪天才能会说话啊。”

下车后,我抱着衣衫不整的锦锦,她哼哼唧唧直往下溜,刘易阳则一趟一趟将七大件行李往楼道里运。锦锦躺在那张崭新的价值1180元的实木儿童床上,看着床头那价值320元的名牌大型音乐旋转床,眼珠子也跟着旋转。我依偎着刘易阳:“为了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刘易阳揽着我的手加重了力道:“为了你们俩,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注意,这是尿不湿,不是裤子。”

“问题是,你看看她那一屁股屎。”

25

连载

我之前的所有投资严重缩水,几乎血本无归。我所有的股票哗的一下就分文不值了,由于资不抵债。虽然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我答应过的事就不会反悔,我不愿她为此再受到伤害。

和郭美云婚姻的失败,再加上生意上暂时的困难,使我的1997年过得极为沉闷。说是双重打击,一点也不过分。

我和郭美云,从好友走到恋人,再到夫妻,这一路的辛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和郭美云这段感情,一开始我是寄予极大希望的,因为这段感情和我一直设想的爱情、婚姻模式极为符合。我当时对我们的感情是那么自信,我为找到了生命中的伴侣而喜悦,并一度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

那时候,我眼里的郭美云是可以和我产生共鸣的理想伴侣,她让我想用婚姻来维系这段关系,永远和她在一起。但是事实证明,一切只是个错误。我们的婚姻失败,并不仅仅是一段关系的完结,更让我对爱情和婚姻的原有信念彻底瓦解。

爱情到底是什么?两次实践的失败所带来的失落感在那一年突然爆发,如果每一段关系都不可避免要走向终结,那么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徒增麻烦罢了。我对爱情和婚姻完全失望了,并且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可以完全信赖的一个人了。

我对自已说:就这样吧,以后再也不要结婚了。

濒临破产

我必须承认,在经商和投资方面,我的确没有什么天赋,后天又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在上面,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随波逐流,率性而为。一旦兴之所至,或者心血来潮,挥霍出去大把钞票是常有的事。当然,这些说的都是1997年以前。

《上海滩》演完之后,我差不多算是一夜成名,名利双收,激动之余,立马就购买了生平第一套房子,位于香港繁华地带的一处寓所,市价不菲。不过,买这套房子并不是用来投资的,而是为了改善家人的居住环境。毕竟我们在九龙的房子太小了,住得很拥挤,周围环境也不太好。

时,我手中持有的股票在一路走高的恒生指数下,也增值了不少。看着账目上日益增多的零钱,我欣喜万分,觉得终于可以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因为当年母亲生病的时候,吃过不少苦头,所以我生活上一直都很有节制,突然有了这么一大笔钱,那感觉就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样。

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我还在暗中庆幸自己理财有道,手中的股票、房产都已经翻了个几番。但是1997年那场早有预谋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我措手不及,就在一夜之间,我的5套房产全都变成了负资产。换句话说,我买的房子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赔了不少钱进去。因为这些房产都是高价时买下的,然后在银行做月供。现在风雨飘摇,人人都自顾不暇了,谁还会来高价接盘呢?

而股市的大起大落,我的股票也不值钱了。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这在我的生涯里还是头一遭遇见这么没辙的事情。以前再困难的事情,我也自信总会找到办法解决,可是面对天灾人祸,我感到一种从内心深处而来的无能为力。

当时我保守地估算了一下,我每个月差不多要还银行50万港币的月供,在市道好的时候,这50万对我而言根本不成问题,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若说没问题,我自己都没底气。我已经查过自己的

所有户头,里面只有300万。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全家不吃不喝,这些钱也只能支撑6个月。

更何况,一直以来,我早已习惯了照顾家里的大小十几口人,尽管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各自成家立业了,可凡是家人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曾犹豫过:哥哥要买房,我给了100多万;大姐准备在加拿大定居,我又一次性给了几百万;父亲退休后,平时开销也是我在供给……

除了家里一应开支,最让我头疼的事还是爆发在感情方面,我和郭美云的婚姻也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后走到了尽头,尽管双方没有登记,但是我却不想亏待郭美云一分一毫。在她的要求下,我答应支付给她一笔高昂的赡养费。

一时之间,感情受挫,婚姻破裂,股票贬值,财产尽失,我只能用焦头烂额一词来形容我当时的惨状。的确,每一天都过得凄凄惨惨。我觉得自己成了普天下的第一倒霉鬼。前路漫漫,何去何从?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是摆在1997年的我面前最严峻的一个问题。